副刊 文藝天地 Feature 香港文匯報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日（星期日）辛卯年三月初一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只此一人

伍淑賢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公子

■插畫：楊智恆

我們叫他公子，是因為他有時橫蠻得像蟹。比如有一次，他帶着四歲的小女兒，在地鐵站，上來的時候，乘扶手電梯。電梯很快，小女兒踏腳時有點猶疑，他就高聲向我們說：誰誰誰，你們去跟地鐵說，立即把這條電梯的速度放慢，都嚇着小孩了。

然後我們之中，就會有個誰誰誰，馬上撥手提電話給地鐵某人，談啊談的，然後就跟公子報告，某某會派人跟進，於是公子就釋然了。他的人生，又為下一代幹了件好事。

要成為公子身邊的誰誰誰，第一個要求是電話不離身。開始的時候，我天真地以為下班就是下班了，跟朋友在銅鑼灣的居酒屋盡情喝酒，電話放在手袋，第二天早上醒來，查看來電紀錄，方知道公子昨晚十點多找過我。到中午見到他，他沉吟說了，你昨晚沒聽我電話。之後我凡地窖的餐廳和洗手間都不去，古典音樂會盡量少聽，怕手機沒訊號。

我們這些公子身邊的誰誰誰，說得優雅是專業人士，說得真實就是傍友，依着他找生活，有男有女。投地，收舊樓，宣傳造勢，公司上市，總有事情可做，我們的人生也有了着落。

說回坐地鐵。他有司機，不用坐地鐵，那天因為要到地鐵站主持一個儀式，帶着女兒來玩，才發生了這麼一宗扶手梯事件。至於公子最害怕的，是在不恰當的地方出現，尤其是在不恰當的地方出現而給人看見。

有次，拍了個廣告片，必須要公子親自去銅鑼灣一家小製作公司看毛片。看完出來，還有事情要談。

我說，不如去附近的酒店咖啡室坐坐吧，幾分鐘就談完，反正剛好學生下課，一街褓姆車，司機這時刻過來，很堵。

他跟我在不熟悉的街道轉左轉右，經過琴行，賣雞蛋仔的小店，文具店，投注站，堆滿新開紙箱的生果舖，紙味混了芒果香。富豪酒店就在前方。

公子擔心地說：不要給人看到了，以為我在這地方做甚麼。

公子這句話，叫我那天晚上沒有睡好。原來人在甚麼地方給人看到，竟是這麼重要。公子後來並沒跟我到富豪大酒店喝咖啡，因為司機及時趕到，把他救了。

第二天從早到晚我就留了神，用張便箋記下自己去過甚麼地方，在哪些地方會給人看見。

早上，維多利亞公園，然後是報紙檔，有時再去茶餐廳，或者去中央圖書館的Delifrance買咖啡。

整個上午，在公子的中環辦公室。中午，去鏞記買叉燒飯盒，有時跟相熟的舊同學上港大校友會吃飯，或者跟銷售部的同事去擺花街，有家非常隱閉的閣樓新釗記，爬一層油污黏鞋的樓梯，吃碟滋味的星洲炒米。

下午到晚上，又是辦公室，有時會去中環的不同地點開會，或者去九龍或新界看地盤，還會去大角咀和觀塘看舊樓。如果要拍片那一陣，就上銅鑼灣或者灣仔的製作公司。如果賣地，便去大會堂或者文化中心。開記者會的話，或請記者吃中飯，通常是金鐘那三家酒店，或者四季。

然後是回家。如果約了朋友，會是金鐘的電影院，或者是中環一些橫街的小西餐廳。我最好的朋友，卻喜歡去海旁的美心快餐店，再轉去麥當勞吃一個兩塊錢的軟雪糕，這就可以由晚上七點聊到十二點。我從來覺得很愉快，沒甚麼不妥。

現在卻不妥了。我給一個女朋友看那張清單。她問，你近年有在這些地方碰過同屆的大學同學嗎？我說真是沒有，我二十年都沒在街上碰過大學同學，真的奇怪。女朋友說，當然囉，你看你出入的地方，沒有私人會所，沒有尊貴高尚的地方，一味是茶餐廳快餐店，看的東西也是沒有人要看的節目，從未去過享受天倫樂的好地方，唉，你真白活了二十年。

這真是個驚人的發現。原來在朋友眼中，從一張出入場所清單，就知道我白活了二十年。幸好我是公子身邊的人，事情總會有轉機吧。

我跟公子說了，他很快給我弄了幾個會籍，我開始跟同事去那些地方走動走動，果然馬上遇到一批廿年沒見的舊同學。他們都說，你應該多出來活動啊，社會上有很多等你服務的事可以做呢。很快，就收到邀請加入這樣那樣的委員會。我問公子，他沒所謂，但事事要以他為先。這個當然，還用他說。

既然決定不要白活，就要做得徹底。維園不去了，要做運動，就去中環有海景的健身房或者山上的會所。茶餐廳可免則免，中午都去國金或者開車上山吃。這樣下來，生活果然霍的亮麗起來。那個愛去美心和麥當勞的最好朋友，已經好久不見，因為我不知道怎樣跟他解釋，近來我這個不要白活的維新運動。

維新滿百日那天，是個清爽的星期日早晨。我一個人往街上蹓，經過中央圖書館，那連鎖店的咖啡蠻香，玻璃門打開，裡面有可愛的金髮嬰兒，我又餓，為甚麼不破例進去呢？

我要了咖啡，法飽，水果和藍莓乳酪。東西來了，我知道不對頭。不但東西不對頭，我自己也不對頭。店賣的，還是以前一樣的東西。我以為，自編自導的維新運動，是玩玩的實驗而已，我們生為庶民，就像紫心番薯，永遠赤紫心。但喝着這兒太燙嘴而沒甘味的咖啡，我不再那麼肯定。半軟不鮮的水果，乳酪水汪汪，法飽沒精打采躺着，我非常懷念中環那杯溫度得宜的雋永咖啡，還有剛開箱的鮮草莓，外脆而心微濕的法飽。誰說中環價值不好？中環就是價值。

我以前還看漏了眼：這些店，總有一兩個精神似有問題的人，一種是高聲自說自話，在罵政府，一種是專撿人吃剩的東西。今天就有這麼一個男的在後面盤旋，我一站起要走，他幾乎馬上衝過來，據案就嚼。

原來所謂一生庶民，一下子就回不去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換了一伙。他們從不光顧連鎖快餐店，因為快餐店沒企業良心。我有時經過麥當勞，會記起，軟雪糕仍是兩塊嗎？那真是便宜的歡樂時光啊。不過說實在，那雪糕淡淡粉粉的，也真乏味。

公子的生意越做越大，有次為一個子公司上市，公子必須親自去歐洲路演。我們一個城市挨一個城市宣傳去。有天晚上，火車往法蘭克福途中，在小車卡的咖啡吧裡，公子很快看完文件，突然說：我對你們解釋未來的理想，動輒把你們關在會議室，一講幾小時，你們聽了這麼多年，有當是真的嗎？

我思索一回，給了個不算假的答案：我們這些人，信不信不重要。不過說得多，就是真的了。這幾年做着做着，外面不是也信了？

公子聽了，像有點觸動。我很久沒近看公子了，他今年瘦了很多，髮型換了個平頭裝，修得很好，白髮卻由它去。他初見我的時候，是個青年，現在，是中年了。

火車入城，開始見到法蘭克福的標誌教堂。我想起我們跟公子第一次成功投地，在文化中心的緊張情景。我們緊張到，連手裡舉過的號碼牌也忘了交還，放在文件夾裡夾着回來，後來索性留着作紀念。

公子穿上外衣，準備下火車。我盤算着，回香港之後，怎樣跟他說，我要投靠另一個公子。

試筆

李麗華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五

一張舊照片

親愛的，我真的很羨慕你，你那張十年如一日的可愛臉容。我驚訝你的青春可以常駐，但更驚訝生命的進程。很記得你背後的正是美樂花園的單車店。你喜歡跟媽媽一起到那裡為單車的輪子打氣，然後踏着曉風穿過大街小巷。而你的右手邊，雖然相機的鏡頭捕捉不到它，但直至今天，那所我和同學放學常到的麥當勞依然屹立。再仔細看看，在你身後的一排燈綠相間的欄杆，雖不美觀，但也畢竟成為了蝴蝶邨的標誌，多年來也沒改變。可是我根本難以想像，甚至沒有想過，十多年後的今天，你現在所穿的白色中小裙子，對我而言，已不足夠，因為我已有一百六十厘米的身高。

你知道嗎，昨天我上生物課時，老師說，每個人都是由一個直徑只有一毫米的受精卵來開始生命的旅程。那一刻，我看着我的四肢，又驀然想起前些日子和同學一起捐血的片段，心底裡竟有一種莫名的難以置信。

真的，不僅是你，即使是我自己，也對我這樣演繹自己的生命感到好奇。在冥冥之中，你為何選擇在這樣的一個家庭出生？為甚麼你選擇在辛亥年這所沒甚麼名氣的屋邨中學度過你的青葱歲月？然後又執意選修在外人眼中難以理解的文學與生物這個組合？是它們選擇你，還是你選擇它們？

這些年來，讓我遺憾的事也總有不少的。有時候，生活上有許多挫折讓我感到絕望。嗯，就像父母的離異。如果給你再次選擇，你還會走我所走過的路嗎？

親愛的，你真有趣，難道你沒聽過每拍一張照片，就會攝走一個人的靈魂嗎？我就是你四歲時候的靈魂。幸好，你不怎愛拍照，不然在你身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靈魂貼身跟在你身後，擠得水洩不通，我又怎會有機會每天貼身跟着你，然後為你準備最適合你的命運？

這些年來，當你在成長的時候，我也在長大。當然我的身體不會長高（因為晚上我還得回到那張照片內呢！）但作為一個稱職的靈魂，每天天神都着我們看一本關於生命、命運、運氣、氣量等涉獵不同範疇的書籍，以便在你失意時，為你打打氣；在你欣喜時，跟你同歡笑。

如你所說，生命果真是一樣十分微妙且美好的東西，光是看身邊的人既有不同的人像太陽般照耀着你，而且又有靈魂我在你身邊守候着，你便知道，生命對人最大的力量，就在於愛與被愛。換另一個角度看，你就會發覺，儘管天天累得要命，儘管失意的感覺揮之不去，人生仍有很多未知的快樂等待着自己。

近來喜讀佛學，接觸到不少使人諧與平靜之道。我並不因你有點刺兒的生活感到悲傷，反而我得為此感到安慰。生活也總有苦悶和不如意，磨練能是你將來更堅強。大抵你我他也有這些不如意，與其不滿，不如灑脫從容面對吧。我們真的得專注生活，專注讀書，專注寫作，專注愛人。一旦專注，便覺存在，消極和混沌之感，真能消除。同樣在受苦的生活中，別人在渾渾噩噩之時，你卻清醒覺悟，可能就已經比人走前一步。如果我可以選擇，一定會走你所走過的路，因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怎會推翻我悉心為你準備的一切呢？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浮城誌

思抑

作者簡介：學生，相信文字能喚醒生命，看見倒映在湖中的真實。

逃亡

午夜為了找尋通宵小巴歸家，他在旺角街頭拐個彎又走了一小段路，然後不知自己身處何方，迷惘又羞怯；下雨了，他沒有帶傘，是個暗棗色的夜。候車搭客排成連綿歪扭的形狀，聽得見有人低聲細語，卻還是靜得當車劃過路面時的聲音也覺刺耳，好幾個等得不耐煩的中年人快步走過對街攔下的士。雨愈下愈密愈重，打在他髮內頸背膀臂，濕冷又癢，他垂下頭雙手抓着斜背袋搭在胸前的肩帶，旁邊的婦人撐着大傘。車來得很疏，半小時過去只來了三輛，雨還在下，有個酒醉的男人走來，曲着膝蓋走兩步倒一步，扶着燈桿想吐又吐不出，坐在水渠蓋上，臉頰頸項發赤發白。再半個小時後，他坐在最後排的單座位上，拿起礦泉水扭開瓶蓋大喝幾口，然後緊靠倚背，望窗外的燈光不斷掠過，一去不返。沿山公路駛過叢森淺谷，海就在旁邊。

有幾隻大鳥飛過，午後陽光刺眼；那年踏出大學校門以後將近三個半月的時間，他戰競又耐心地等待；然後一家非牟利機構邀請進行面試，過程順利言談甚歡，他自以為能夠得到那份工作；一所大學招聘研究助理，求職者多半約莫三十出頭；出版社聘任助理編輯，必須有兩年工作經驗……他沒有得到工作，但不感失落也不意外，這些經歷與經驗都讓他更貼近那份最合適的工作；他相信只要抱着走下去的決心，走多長多遠路有多曲折他也能繼續走，不管去到哪裡。他準備好在過程中作出不少妥協，但為了一份工作，他願意犧牲多少自我，他也說不清楚。直到一所中學聘任他為中文科教學助理。唸語言學的他月薪比平均畢業生薪酬略低，他無所謂；早上七時半上班他無所謂，需要經常代課也覺得還好，說不定還能唸畢教育文憑找個教席；一年過去，女人審視他的年度表現評估報告時，簡單交代過後不置可否的放下那份評估，說來年將加薪百分之十，又說他工作態度認真待人有禮處事親和，他羞怯地道謝然後躬身離去。

同事在背後說他太忠直所以被利用剝削卻懵然不知，他真的無所謂。他將未能完成的工作帶回家，盡力做好每個簡報每份撮要每個課堂計劃，沒半點怨言；即使在午飯時間被推前到早上十一時半，他也覺得早點用餐未嘗有壞處；許多時候需要為正式教師代課超過四節，他也覺得是種經驗，雖然這樣的安排讓他無法在工時完成日常工作。他以為逆來順受是最好的處事原則。然後他被解僱，理由是學校資源不足。他縱然刻盡己任，但副校長需要提拔親信。離開學校也不盡然是件壞事，至少他其實並不想要成為教師，只是他一直以為這就是他想要的純樸安穩的生活。

過了一陣子，他在一家中小型公司擔任行政助理；年後他到商會出任行政主任，月薪比最初的那份工作高約三倍。他每天面對的文件郵件、應酬不同部門與同業周旋或是舉辦講座活動和超時工作都顯得充實。那天他駕車接送美國來的經濟學教授，機場外忽爾下起一場大雨；教授在車上問他香港的天氣一直都是這樣濕熱黏搭，他笑了笑點頭，說一直都是這樣，習慣就好。晚上九時許，把教授安頓好後，他回到公司準備明天舉辦經濟作業模式與人文素質研討會的物資與確認流程。

他離開的時候，在汽油站買了一瓶水，又在附近的餐廳點了碗牛腩米粉；甜品店外，一團學生扭作一團的笑鬧，他不是懷緬，只是覺得遙遠，他們的視線不經意地擦過他，他渾身發燙；那年迎新營喊得響亮動容的打氣口號、那節講授生命倫理的哲學課、在輔導中心進行的職業能力性向測試，晚上樓層辦的糖水會，那間狹小的三人宿舍；他胸胃口一陣鬱悶，熱得額角滲汗。他不知道應該要怎樣做，他只有一直走；他不清楚一直以來他相信與堅持的所有究竟是甚麼；卻是通往這樣的現在。

他睜開眼，望向車前方的倒後鏡，一對情侶相互依偎，婦人垂下頭左搖右擺，左腦隱隱作痛，海還在旁邊，飛快地劃過那段直路，司機踏下油門，在公路上。

詩意偶拾

蘇畫天

個人簡介：19歲，生於河南，後居新疆，現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

河流

正如你離開時乘坐的河流
樹上的刀刃已經枯黃
於是想起房屋裡的女人
用麵粉和的月亮和石頭
女人在河邊洗着粗布衣服上面
那些被言語摩擦的日子
月亮被塵土沖刷而石頭在天上
嘲笑那唯一倖存的姓氏

正如你離開時飄落的河流
乘坐雙眉抵達遙遠的嘴唇
傍晚時我們撒下濁酒和文字
點燃天邊四處飛翔的魚群
殘月破舊的石碗只需一場大雨
便能盛滿那飢餓的鐮刀
那曾經餵養生殖和愛情的糧食
同樣餵養着死亡和睡眠

正如你離開時撒下的河流
暮色中螞蟻啃食火把和墓碑
房屋經過火車和中心城市
於是我們只能乘坐石頭散落四方
你走之後大火燒遍北方的草原
點燃黑色和馬匹以及牛羊
風吹過落滿紅色鳥群的土地
在想起你的時候 吹落我的名字

流向山谷的河流以及大海的河流
沖走流向山頂的河流以及乾涸的河流
於是想起女人鍋裡的月亮和石頭
快要熟了

村莊：一個女人的死亡

樹枝抖動了下午六點鐘
爪印和禽鳴被雜亂丟棄在地上
那時候 太陽就要落山了
男人摘下炙熱的西紅柿
於是院子裡安靜下來

樹枝抖動了街道上的炊煙
如同老婦的白髮 吹向房屋背面
抖落的骨製梳子 生滿皺紋
於是人們把那兩座墳丘叫做女人

樹枝抖動了月亮的斑駁
月亮下柳樹葉子皺起漣漪
那時候 槐花快要熟透了
星星灑落一地
此刻村莊所有的夢裡
月亮照耀七十二口古井
七十二朵蓮花 生滿皺紋
於是人們把那兩座墳丘叫做女人

詩意偶拾

關天林

壞壁無由見舊題

原題是
半壁藤蔓
揮手時
長髮甩上半空
雙眼如逃生的雨傘
徐徐降落

地點是
一片樹蔭告別的獨白
卿卿如晤
風大 把窗關緊
風大 吹落花生
城市的荒園吹過又生

無聊 一顆星星
冥冥中抹掉了
在一座橋升起
在樂曲中央
在一個音符
在水面爆破
的時候

皺紋有了
獨立的生命
搖曳不定
時間這頭瘦驢
踱回牠所來的
明信片
我聽見
敲門的聲音
相見，只怕打擾了它